

陳清初著

曾滌生立達要旨



人文書店出版



版權所有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曾滌生立達要旨

著作者 陳清初

發行人 黃季虬

出版者 人文書店

重慶上清寺

印刷者 漢口新快報印刷所

## 序

拙著會識生之自我教育自去歲七月間印行後，現已三版，足見世人重視先哲如何向上之精神，至堪欽慰。唯該書係以其自作之聯語爲綱，固足爲守約之一助，然對其立己達人之精，尙少客觀之推求，此書卽爲補救此項缺憾而作也。

時值今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仍爲吾國自立自強必循之途徑，蓋「西學爲用」者，儘量發揮科學之效能也，「中學爲體」者，乃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精神，以讓民而濟世也。吾國之物欲進化，固不如歐西，而僑已治人之術，却爲吾國固有之國粹，倘不發揚而光大之，以充分發揮科學之效能，其何所恃以立足於斯世乎？故綴著會識生爲立達要旨，以就正於國人焉。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陳清初識於徽州梅園。





策正章  
目錄

莊  
莊  
莊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治心之要訣

一 立志以自強

二 虛心以受益

第三章 恬淡以廣志

一 堅忍以圖成

二 悔省以日新

第四章 戒懼以凝神

第三章 持身之準則

一 勤儉以財務

二 力行以求仁

第四章 經世之方針

一 標榜人治

二 求賢善任

三 倡行調治

四 努力平實

五 注重正風

第五章 結論



附錄（一）

會祿生傳略

附錄（二）

後世十七人之評語

附錄（三）

著者所撰「論向上力與新生活精神總動員工作觀察之關係」

1.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2.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3.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4.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5.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6.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7.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8.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9.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10. 凡在本行存款之存款人，其存款之利息，均按本行所定之利率计算之。

第一章 導言

立國於天地，必有所以獨立之特質，庶乎允然不能動，卓然不可拔。我國數千年來，變亂紛乘，屢盡艱危，至今尚能屹然如故者，證世之道統未絕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此我先聖先賢歷代相傳之口訣，能彼劫尤大之，則德被四海，澤及草木；能保持而謹守之，則固善其身，砥柱中流，而我國之治亂興衰與夫世運之變遷，亦罔不以此道之存宏與否為轉移。良以經世以持身為起點，持身以治心為前提，不治其心而能持其身者，亙古所無，不能持其身而能經世者，亦斷所未聞也。

會濂生為能由格致誠正修齊以至於治平者之實行家，亦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所曾產生最良之一果。曾氏才雖中庸，而無時不兢兢於自設，自辨開出，即以天下為己任，而置死生於度外，以從



事於扶持名教保衛國家。嘗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之士」，尤足見其實事求是之精神，故能立錫立言立功，古稱三不朽者，竟能兼而有之，其苦心孤詣，血性感人，實足爲後世法。經世之難，不難於未亂或已亂之時，而難於將亂之際。試觀唐宋明諸賢，以經術爲政治，博雅純粹，天下得臥治無事者多矣，但多在火亂既成人心厭亂之後。會氏身當中原板蕩之時，羣盜猖獗之際，以文學之臣，崛起其間，奮其忠勇之氣，經以博大之思，受命於危難之間，周旋於困苦之中，無可用之兵，亦無可歸之餉，竟能不因將驕兵惰而灰其心，不因糧匱械缺而阻其志，愈挫折愈振奮，愈困苦愈倔強，立定脚根，布陳公道，盡熱血一腔，挽瀕大浩劫，建偉大平治之功，古今幾人？

會氏之特殊貢獻甚多，約而言之：在政治方面，則爲標榜人治，以身作則，扶持名教，以復清廷政綱，乃漸移於漢族，軍事方面，則爲養成湘人從軍尚武之精神，一手創辦湘淮軍，爲軍制上開一新紀元，修築兩堡，穩打穩紮，在戰術上開一新途徑；財政方面，則倡行過過稅性質之厘金，爲戰時籌

歐樹一新規；教育方面，則派人留學，雇人譯書，開設學堂，教授西學，爲近代新教育之先聲；學術方面，則以文學可以脫離道德而獨立，不受文以載道之羈絆，故能推陳出新，而影響於近代新文學運動之急劇展開，社會方面，則以剴誠勤儉爲天下倡，而導世風於淳厚。

有謂高濂與洪楊之成敗，非人才消長之故，乃德業隆替之徵，信不誣也。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行相符者，吾於曾滌生見之矣。觀其言而欲見其行，見其行而欲知其言，兩相印證，始易效法。攷其立達之訣竅似難而實易，似迂闊而實簡要，語其淺，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語其易，雖愚夫愚婦可以能行焉，然則曾滌生之所以爲後世最應崇拜之人，誠以其夙以德行爲本位也。倘國人均以曾滌生之志爲志，行曾滌生之行，廢胥弗替，至死不渝，匪時吾民族之復興，可企足而待，推其所極，則世界人類亦必蒙無疆之庥矣。

所篇之輯，特標出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要點，以爲綱目，說明其得力之所在，並擇錄其原語，以實互相參證，末附其傳略及後世十八人之評語，以便檢討其成功之所在，而加強世人愈趨直道之信





## 第二章 治心之要訣

### 一 立志以自強

自古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蓋古今中外之成大事者，必其自制力之變強者也。人之生也，不患無志，患所以立，不難於有抱負，而難於貫徹始終，雖內聖外王之業，必先有民胞物與之量，而志之堅持不拔，尤必有相當之素養，始能達其目的。曾滌生生於累世耕讀之家，深諳民間疾苦，素具淑人濟世之宏願。環境雖如何荆棘與艱危，終以百折不回之志，用定力以勝之。每日必填日記數條，讀書數頁，習以爲常，有補於身心者甚大。書曰：「節性唯日其邁」，蓋自治之極者，必能先立其大者，自無嗜好之薰染，而猛於進德勸於修業矣。曾氏少有吸煙及宴起之惡習，後發心戒之，初常倔強不能自克，曾氏乃親之如大敵，必拔其根株而後已，後此能殲十餘年盤踞金陵之巨惡，正與前此能殲盤



團血氣之積習，同一精神與決心，正所謂「有志竟成」也。故其治心第一得力處在立志，其言曰：「

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金丹也。

煥煥先哲，彼亦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關啟予吾者既哉！棄天而佚，曷及凶災。

積悔異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凡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以頑民硬化蠻夷猾夏為憂，以小人在位賢

人否閉為憂，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憂。

### 一一 虛心以受益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呂新吾亦曰：「虛其心受天下之善。」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平其心論天下之事，定其心應天下之變。」蓋不虛心，終

以一得自喜，自易故步自封，雖有日新月異之進步，雖有若何之聰明才質，亦無以儘量發揮也。曾子以爲君子大過人處，只是虛心，功不自炫，過則自承，既不以才自足，亦不以能自矜，故其虛懷若谷，德業日隆。金陵之役，其弟圖荃久攻不下，乃一再勸其有功則與人共分之，今派援軍，以竟其功，其大德之謙冲，實所罕見。至其所以能德日進而業益隆者，能虛其心以受天下之益也。故其潛心第一得力處在虛心，其言曰：

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矜，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之謂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省也。是故天下之至虛，天下之至誠者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謂之虛而已矣，是謂之誠而已矣。



已矣。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乃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為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

遮掩裝飾醜態。

### 三 恬淡以廣志

凡忠貞體國者，必先有超人生之意志，「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襟懷，而後始能發揮無上之熱誠，以完成其職志。若一慮及本身之利害，則必牽一髮而動全身，況患得患失，鮮有能貫徹其謀國之偉見而不功虧一簣者。觀於李鴻章對於移用建軍經費未能以去就力爭一事，尤足證明恬淡之胸懷，為大政治家不可或缺之要素。靈必能忘其本身之私，而後始能專心於公，不為名利所左右。曾滌生以致液清懷心為其三樂之一，實為得體。平日喜讀莊子，以領恬淡沖融之趣，所謂「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

根窮骨頭一著，莫不基於恬淡之觀念而生也。否則屢遭挫折，嫉忌叢生，倘非不計毀譽與本身之利害，未有不半途而廢者，故其治心第三得力處在恬淡，其言曰：

吾輩辦事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勸勞，如農之力穡，如買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勸勞而以恬淡相之，最有意義。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顯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胸懷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

圖。

余生平時涉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脩身，千言萬語而要以求不校不求爲重。校者嫉賢害能，明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脩」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懷惠，既得患失」之類也。校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牟勢位相持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



授任遭相妨之際。將欲造禍，先去恠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獸遠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東之篇。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 四 堅忍以圖成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誠為萬古不磨之鐵律，是以古來豪傑之士，每遇艱苦抑鬱之機，竟以為天之及此盤錯，以試利器，而坦然受之者，正欲留此身以為後日用也。不然，一有挫折，剛忿懣不能自持，必致天折其身，而為無謂之犧牲，雖有若何才學，終歸湮滅！故堅者，偏強以勵志也，愈衰敗愈振厲，愈窮蹙愈奮進，志不衰，氣不竭，始能磨礪巨而支危局；忍者，留身以負重也。

，蓋具有大受之才者，必有大受之量，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所謂「處變堅貞，忍以圖成」者，乃以赴湯蹈火鞠躬盡瘁之精神，以達成其目的。曾蔭生一刻不忘個強與耐煩，是以能有不世之成就，故其治心第四得力處在堅忍，其言曰：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

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靜然甘寢，萬事不顧，此或今日使人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任責愈重，指摘愈多，……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世外。

李中夫嘗謂余受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禮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



江西所唾罵；以後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洲之敗，盡打脫牙之時矣，無一次不精

時乎不爲大府所尊重，則以耐冷爲要；薪米或時窘迫，則以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聽鑼不勝其擾，則以耐勞爲要；與我同輩者，或以陰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以耐閒爲要。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憂慮橫溢之來，當稍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榮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當思舉賢而共圖之。

### 五 悔省以日新

自反爲進德之門。顧亭林謂「士不言恥，則爲無本之人」。竇鷁最沈痛之針砭。曾子曰：「吾日

「三省吾身」，盡在一日之中，深自檢點，行動稍有不當，即時改過，故其總行在孔門爲第一。由明而而悔省，由悔省而奮發，孔子所謂「知恥近乎勇」者，亦言自反之極，勇往邁進之精神，必由此而生。曾濼生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可謂得其妙訣。故雖在軍費旁午之中，日夜操勞，無兵無餉，困難百出，然猶能披荆斬棘力行不懈者，盡由其無時不悔省，無事不悔省，所謂「不怨不尤反身爭個一學淨」者，誠不覺自進其悔省之受用。良以唯有悔省始能貫徹力行之精神，唯有悔省始能永久保持向上之朝氣。故其治心第五得力處在悔省，其言曰：

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纔著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若能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一二者乎？……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崖岡公所謂有禍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自問近年得力處，唯有一悔字訣，……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屢變而効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殺讎，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

自立志自微以來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會得一過，此後直得澈底澄澈，一絲不放縱。從前時

譬如昨時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余回憶平生，尤猶業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年晚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言  
悔已往，誓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余此生學問  
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日痛自猛省，以爲  
自今日始，更巋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

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耿，而不敢求全。小人則時時求命，憂者既得，而容與陳

隨之矣。

## 六 戒懼以凝神

戰戰兢兢，戒懼之神態也。好謀而成，戒懼之功效也。非戒懼無以凝其神，非戒懼無以研幾於心。意初動之際，古人所謂清夜捫心，所謂平旦之氣，蓋於戒慎恐懼之餘，始能革故鼎新，日進有功，曾濠生將學庸朱子註中「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稍偏倚，而九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數語即於日記紙之習面，每日記完日記後，必悉心涵泳而體察之。其治心之勤苦可見，謂其平生事業即基於此，非過言也。故其治心第六得力處在戒懼，其言曰：

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之已。



軍事有勝氣惰氣，皆敗象也。孔子「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懼，無事不謀，自無惰驕矣。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而取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古人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唯恐其不勝任也。《詩》云：「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語「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枕席者，其後常爲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後，各路雲集，每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虔恭，曰謹，曰祗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懼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顧人情，則畏人言；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懼，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

況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戒懼以惕厲。

總觀曾氏治心之道，不外得力於立志、虛心、恬淡、堅忍、悔省、戒懼等六端，蓋能立志，則卓然自立，精神振拔；能虛心，則自處謙沖，啟然受益；能恬淡，則榮利不能移其守；能堅忍，則艱阻不能移其心；能悔省，則生力沛然，動於補過；能戒懼，則心思縝密，知幾而神。有此六端以治心，則人生之價值，自可提高至最高峯矣。登高者必自卑，行遠者必自邇，人之所以不同於萬物者，自有其爲人之特點在，能保持而光大之，則希聖希賢，康民濟世，乃爲雍中事。王陽明所謂「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者，正謂人人可以爲堯舜，只在人之爲不爲耳。孔子有言：「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人之所以爲人之特點，與萬物相較，可謂得於天者獨厚，必能善保此點而光大之，始不愧所以爲人，而其程度之大小深淺，則視其治心工夫如何耳。



### 第三章 持身之準則

#### 一 勤儉以服務

「勤能補拙」「儉可養廉」，古訓昭昭，理無或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勤之工夫也。「治人奉天莫如畜，夫唯畜是以蚤服，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此儉之效驗也。轟轟烈烈之事業，莫不由勤而來。凜然千古之節操，類皆由儉作起，且勤與儉乃爲一事之兩面。勤末有不儉者，而儉亦末有不勤者，故勤儉爲立身要件，亦爲發揮人生價值之起點，勤而有德，始不縱情逸欲，儉以自守，方可進德無疆。曾濼生深體斯旨，不但因知勉行夜以繼日，更能布衣素食，恬淡一生，是以官游所至，布衣成爲風尚，每食蔬菜一品，致露時有「一品宰相」之稱，佳話流傳，不然成俗，謂其平生事業，莫不由勤儉得來。

當非過論，故勤儉爲其持身第一得力處，其言曰：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嘆？余今年已卅，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養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致逸而生淫。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

身體雖弱，却不能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忘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元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盡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磨頂放踵，以利



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稱大禹墨翟所行，以其勤勞也。每見人有一材之技，而  
爾眼善者，莫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  
，逸則夭；勤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薄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  
，是以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脩己治人之道，止「益於弊，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脩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濫穿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  
諸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

## 二 力行以求仁

人生之真諦，即在力行，是以人格之充實與否，亦視力行之程度如何，古今之聖賢豪傑，革命志

王，無不由有目的有決心之力行，以實現其宏願，以完成其高尚之人格。至於處危若安，履險如夷，乃爲力行中之當然過程。王陽明所謂「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是爲力行之態度。中庸所謂「有勿行，行之勿篤勿措也」。是爲力行之精神。大學所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爲力行之效果。而有民胞物與之量者，亦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法天之行健，自強不息，以育萬物，以位天地。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蓋謂力行之人，必其對人對事已有大熟之情緒在。曾蘇生一蒙唐鶴海之指示，持身以朱子全書爲宗，身體力行，終以成其偉業。故力行爲其持身第二得力處。其言曰：

今之人，皆思見用於世，而無用世之具。誠能致信於戰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職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職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析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行之。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一時代以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下筆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



有虧於倫錫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綜觀曾氏持身之要，不外得力於勤儉與力行，張戰曰：「凡天下疲癯殘廢癩癩，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不儉以自奉勤以救民乎？又曰：「不施勞而庇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令者，多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感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悔也」。豈非以力行之精神，以遠求仁之目的乎？蓋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服務以求仁爲依歸，非勤儉無以言服務，非力行無以言求仁也。

## 第四章 經世之方針

### 二 求本善道

#### 一 標榜人治

人與法之關係，亦猶精神之與物質，精神固足以開發物質，而物質亦可以發揚精神，但法之缺陷，人可起而補救之，人不健全，則非法所能濟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天政也者，蒲蘆也」，尤足爲人法關係之說明。以必人與法相得益彰，始可日臻上理。自古功業彰炳，成一代之治者，大多爲法家一流。曾蔭生岸然儒者，但骨子裏仍具法家精神，所謂外儒內法者是也。平生深慕張居正之爲人，嘗曰：「張公與唐李太尉文誠，皆以桎梏負俗謗，而李承鞏固之後，張當蘇儉之極，其功尤偉」。其所以學生追追仍無時不以得人爲亟務者，蓋深悉治法仍以治人爲先決條件也，故其標榜人治，實爲其治術之第一特質。其言曰：



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

蓋人在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事，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清濁，庶不  
絕於例，而又不悖於理。

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引用一般正人，其後豈無好官，以爲種子。

非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權利不先，赴難恐後，慮憤耿耿者，不  
可或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曲體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婪退縮者，屢隨而上，  
而富貴，而名譽，而老雖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此。

世事敗壞至此，爲臣子者，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濟時艱，豈可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  
愆厥爲調停耶！

默對人前

## 二 求才善任

第四章 默對之六

用人之難，聖哲所病。良以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棄長取短，則天下無可用之人，舍短取長，則天下無不用之士，要在因人制宜，量材器使也。天生一世之人，必足一世之用，倘有有爲之人，必有能者出爲之用。曾蘇生之用人也，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齊歸，友朋來往之間，往來書牘之中，無處不流露求賢若渴之心情，更不分畛域，不許恩怨，但有長是長，短是短，不執播薦舉，與宏宏意見本有未洽，但絕不以其與個人觀點之不同，而擯棄其材，又深致力於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者，並能兼而有之，則當時之人才輩出，蔚爲中興之治，自非偶然，故其求才聘任，實爲其治術之第二特質。其言曰：

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處。

論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當路在野，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邇一而俗同。

大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顯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

若是者當以吾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事假借。卑賤

皆本無靈志，且惟趨避，思之其難明也。得之難，用之難，故其難也。



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

三二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脩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澁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而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螻蟻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 三 倡行禮治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爲孔子之明訓，禮者理也，務去人欲以存天理。去人欲，克己之工夫也。存天理，自強之行徑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所謂去之存之者，亦增理字而言，易傳有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蓋禮者，人類生活行爲之規範也，實言之，則爲道德律，存之則治，失之則亂。會滌聖既無榜人治，復倡行禮治，其所以能戡平大亂者，未嘗不由於維持禮教之旗幟之

深得民心也。正如其討粵匪檄中所云：「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泉，凡譚書論字者，交肩能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古是以各處書院討賊之聲而且烈，莫不有感於維持禮教之必要，故其倡行禮治，實爲其治術之第三特徵。其言曰：「禮者，未質而言，禮者，未質而言。」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

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仁禮並稱，蓋聖賢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

將欲黜邪而返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規範之中，自其射齒，已立制防。洒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有定時；綏綏神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實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出而相見，則有士相見以講讓，二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質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以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質之禮，實爲禮之末節也。前圖平天下之禮，其深遠者，則教之以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質之禮，實爲禮之末節也。



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始終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禮矩。三代之上，無或敢通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

自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歛。

古之君子，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乘乎禮。自其內者而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其外者，舍禮無所謂政事。

### 四 努力平實

好高騫遠，為世人通病，治世尚行，末世尚言，每為觀國者之合理天準，蓋世之病也，人非有實事求是之精神，不克立足，若值亂世，則政失恆軌，人驚投綫，隨論空言，每為世重，因而積非成習，漸成浮靡虛忘之風，此世之所以愈亂也。胡林翼曰：「脚踏實地，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並非騫高

雲漢也。五世其後，學問漸中流，一處中國，幾平手，幾無人。其言其理，一旦無所歸，其言其理，一旦無所歸。

難談奇妙之謂也。誠亦慨乎言之！夫能使事業成功之法，實均人人備行之法。唯其人人備行，故均切實平易，卑之無甚高論。此在常人視之，或嫌其迂曲，或譏爲至愚，因而另求直捷巧妙辦法，翻以行險而徼倖。抑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此拙與愚，卽爲力求平實之累積工夫。會滌生當未世，求龍對症下藥，故一味向平實處努力，示人以至拙至誠，於是賢良興起，世風丕變，故其努力平實，實爲其治術之第四特質。其言曰：

凡道理不宜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荒。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也，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也，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趨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辦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方今東南燠爛，時局多艱，吾輩富胥去虛文，力求實際，整躬率屬，黜浮崇真。

今願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築大言始。

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

### 五 注重正風

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而人心之振靡，關係風氣之良惡。

者至大。是以往古聖哲，莫不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以身作則，為天下先。所謂「以身教者後」，「勸

人以行者其應必速」，乃為至可寶貴之經驗也。會務生深感正風之必要，在其原才及勸學諸篇特加

號召，以為：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進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

輩皆思廉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循其波，先覺後覺，互相勸誘，以蔚成一代之風氣，蓋風行草偃

，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其注重正風，實為其治術之第五特質。其言曰：「夫君子之為政，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

夫君子之為政，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

現在人才不振，相讓小而忽於大。人人相習脂韋唯阿之概，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寔在廷相趨於骨，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治世之道，事以發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脩身，以下效之速而且廣也。

今與諸君約：多作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勛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最末末言一語而備。

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蠶亭林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唯有自正自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論。如此，可以少





## 第五章 結論

治世尚行，末世尚言，厥爲天演之定律，觀於歷代盛衰興亡之史實，令人不得不俯首唯唯也。是以一國之治亂，乃完全繫於經世者之能否以身作則以爲天下倡，倘能以身先之，則凡民亦可聞風興起，否則雖三令五申，普士亦未必相從也。曾濂生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高舉禮教大纛。！！蓋清代政權，已由曾氏起而實際入於漢族之掌矣。其所以卓然獨到者，正以其治心持身經世之有術也。

無曾氏治心持身之嚴，縱有其治術，亦必沐猴而冠，毫無是處，欲其有輔於世道，誠憂憂乎其難矣！故吾人今日，而欲講求經世之術，必先發願自其治心持身處做起，否則徒驚其遠，而遺其近，縱多憤世疾邪之論，而無躬行實踐之實，是又德之不脩，而僅以標榜曾氏盜名者，雖視若私淑氏，而實爲曾氏之罪人。

抑曾氏之勳名，固不惑人人可致，然曾氏治心持身之法，則人人可行。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普天下」，此先釋勉人修己之意也。實則一獨善即可兼善，唯「兼善」之範圍，係因人之職位而有廣狹大小之不同耳。故究極言之，有曾氏之位者，固應效法曾氏，即無曾氏之位者，又何嘗不應效法曾氏？舜猶人也，先哲以一布衣，竟舉舜以自勉，蓋非有羨於其位，而實欲私淑其懿行，絕不得指爲狂妄也。乃世人常昧於此理，動謂以曾氏勳名之赫赫，豈窮措大所能做得！殊不知曾氏當年，亦本寒素而其治心持身之切實工夫，固早奠基於居身卑微之時，曾氏有此工夫，有此基礎，故於身居高位之時，即能有此治佩，即能行之有功，縱不幸屈身未僚，名不成，功不立，然就其立德立言而論，亦足垂範千古。然則曾氏之人人可學，抑且人人能學，固屬毫無疑義，倘吾人不甘暴棄，必奉曾氏爲無上之師表矣。

世之論者，徒藉西人牙慧，嘗謂各個份子不健全，則國家之盛強難期，就目下情形而言，雖有幾個人會發生亦屬無益於事。殊不知吾國一般人民之智識水準太差，無待強之意志表現，爲民牧者。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如領導者得人，可得各個份子健全同樣之效果，若俟各個份子健全。而後可以

言盛饒，直等河清之難俟！盱衡現局，除國家社會竭力培養，幾個會濫生以收風行草偃之效外，尙有何術以獻先哲先烈之靈乎？





附錄 (一)

會滌生傳略

會滌生名國藩字伯涵，滌生其自號也。生於嘉慶十六年十月一日亥時，先世居楚之衡陽，國初有名孟學者，於遷湘鄉之天里界，遂爲湘鄉人，累世耕讀，生丁厄運，空苦卓絕，異常人。九歲時已讀畢五經，十歲時，受讀周禮儀禮成誦，兼及史記文選。道光十一年自衡陽歸家塾，多月肄業本邑漣濱書院，山長劉元堂見其詩文，嘆賞不置，以爲大器。道光十四年肄業嶽麓書院，以能詩文，名噪甚，試輒第一。道光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詹事，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廿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廿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廿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卅



年奏言用人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方倚重日深，六月署工部左侍郎。

成豐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關正放官。二年官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放官，丁母憂回籍，存心

退隱。十一月卅九日奉召會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搜剿土匪。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敵接戰岳州，又

... 皆不利，橫遭調貶，憤不欲生。乃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七月克復岳州，九月克復武漢。

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加以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五年親赴江西，遣船募勇，建立新軍

。七月塔其布卒，遂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左侍郎六年石達開竄江西乃馳

赴南昌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地以固湖防。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寧、瑞昌、德安、奉

新，軍聲大振。二月十八日丁父憂回籍守制。八月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接閩。六月起開始記

日記。九年肅清匪敵於南康，克新城墟池江，復南安，解信豐圍。敵竄清南，將理粵黔入蜀，乃奉

命防蜀。十年二月陳玉成犯太湖，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

欽差大臣督辦江西軍務。十年進駐祁門。時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敵，  
常無日無戰。徽縣初陷，休祁天震，或勸移營他處，乃曰：「吾初次進兵，造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  
去此一步，無死所也。」敵至環攻，手書遺囑，懸帳佩刀，從容佈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鮑超一  
戰，驅之嶺外，並以左宗棠可獨當一面，薦請督辦浙江軍務。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保舉為江  
蘇巡撫。

同治元年三月，命帶總督協辦大學士。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嶽洲，長江肅清。三年正月克  
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侯爵。浙江洲撫會同茶賞加太子少保銜，  
錫封一等伯爵。時捻亂日久，僧格林沁戰沒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又奉命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  
匪。五月賊竄雒河集，遣兵擊走之。五年正月淺銘傳破賊於黃陂。六月趙松山張曜又大破賊於上蔡  
西華。七月復大破於南陽新野。常以病體日感不支，陳請退休，奉命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  
辦剿捻事宜。七月補授禮部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十二月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  
授英親王大學士，十月陞高麗總督。十二月陞京堂。光緒二年二月陞內閣學士。八年二月陞內閣學士。



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靖滂大塞地畝，廢徵糧賦一律豁免。時直隸營務廢弛，並建議選練六軍辦法，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為之一振。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奉命赴津查辦，並奏請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為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因辦理稍柔，頗多物議。八月調兩江總督，以目疾日甚，堅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十一月奉命充辦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總辦淮南引地為川鹽優佔，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分銷，奏請武昌漢陽貴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十一年二月卒，享年六十二歲，易賞之日，猶不忘記其日記，其好學之篤，省克之勤，可想也已。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並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

注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先後奏稱：「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優仁人常寺卿唐毅徵甯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莫大焉。繼任西軍機，十年兼理兩門。湖廣兩江十宗武定，自全刻不容緩。八年八月，



獨處之度外。有通入關力，在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策，剿辦捻匪，建  
四面提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痍瘡，培元氣，  
，勸農儉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俱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  
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臣聞其昔官京師，  
，即已留心人物；用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  
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總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賊及僧親王及  
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攄儉如寒素，嚴俸盡充軍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廬，田一區，食  
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及二百金，垂與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持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日  
不妄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公餘無客不見，  
見必博訪周諮。其患疾不起，實由平日常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是其秉性忠誠，持  
躬清正，識冲爲懷，盡瘁報國，誠足多者。當湘鄂江皖軍事棘手之際，倡諫水師，矢志滅賊，雖履經





六家昌訓曰：夫君子之德，非而不辭，最其厚。德而致之，任其美之命。最其二。則歸之。自公  
附錄 (二)

後世十七人之評語

李鴻章曰：查該督臣調任後，雖兩年，舉賢任能，吏治爲之肅清。他如治河練兵，次第籌辦，皆有成績。於地方利弊，切實請求，綱紀漸立，暨臨俱備。其在任時，清刑通省訟獄積案數萬件。去任後，籌助天河水災賑銀二十萬兩。尤爲靈驗。

薛福成曰：竊嘗論彼會同籌之爲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細異，而成敗利鈍，我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古，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艱艱，親學苦甘，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羅，覈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成，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奇，鉤欄壯變，則又過之。



三 龍灣蔡曰：會文正公爲近世之大人物，禮樂文章所羅寰宇，雖歸儒亦知欽佩其爲人。彼其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讀其遺集，按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蓋由強毅謙謹而來也。

四 吳汝綸曰：公所謀議，思慮深遠，垂規中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禦濶騎，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率如其說。而馭夷尤著。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已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不，二李綱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並世無倫。

五 張裕釗曰：且文正公之舉也，當其時固不乏危疑震撼，互沮交訐，扞格不可行之端。然公總不以目沮，行以至誠之心，而持以堅定之力，勤勞十有五戰，而訖於成功。……若文正之在當時，則殺出於前，而風偃於下矣，其誠足以感之故。

六 黎昌庶曰：夫舉兵犯難，折而不撓，是其勇。鑿卽反正，弔元元之命，是其仁。開誠心，布公

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是其明也。收成功於李公鴻章，是其智也。天津之役，授量彼已，辱身以安君父，是其忠也。嗚呼！可謂臣之道粹淵，希世之人傑已。

七 郭嵩燾曰：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之賢否。……自昔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傳，天下名賢頡頏，蔚起湖湘間，電覆經學，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

八 李元度曰：公自入詞壇，毅然有效法前賢，澄得天下之志，講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辭。善化唐公鑑入爲太常卿，公相從論學，唐公授以朱子書，公遂兼窮宋學，與蒙古文端公倭仁，六安吳公廷棟，昆明何文貞公桂珍，寶公燾，仁和邵公懿辰，茶陵陳公源克，漢陽劉公傳瑩，往復討論。所作日記，力求改過多痛自苛責。

九 龔榘曰：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助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榘嘗從遊，輒問緒論，以爲三代以下魁士名人指不勝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



大臣之稱者，四人而已。曰諸葛孔明，曰陸毅興，曰范希文，曰司馬君實。之四賢者公平日而觀往者也。竊以四賢之行事而考之，今公殆能其長而去其短者乎？

十 梁啓超曰：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其手而覆轂矣。彼唯以天柱之極純厚也，故雖行鐵壞焉可也。唯以修身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條理，少大言」。曰：「不歸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學勵黨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平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果不可不日三復也。！一！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固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虛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十一 蔣中憲曰：滿清之所興，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蓋非人材消長之故，而實勸業監督之徵



也。彼洪楊石李陳章之才略，豈不龍比擬於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槩榜道翰，力體躬行，以爲一世倡，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挽回頹廢。茲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思想之新舊成效之過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空空人自隨隨人之道，蓋已足爲吾人之師資矣。

十二 郭斌解曰：曾文正公卽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信；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飾；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懸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機詐；有軍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尋求一平均發展遺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觀。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離德偉大，莫不外爲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

十三 胡哲敏曰：是故今日之務，在力挽頹風，轉移風俗。雖曰茲事體大，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辦，然向風氣之成，則又往往經一二人之倡導，而全國靡然相從，卒敷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

清之會風藩氏治其人歟。會氏儼威風之際，社會癡庸，百端傾軋，殆無亞於今日，賴其力行循謹，而風俗為之轉圜。雖爾時外患未熾，元氣未凋，國力尙未喪如今日，要非以彼堅苦卓絕之志，脩己治人之方，則當時情勢未可知也。故會氏之事業是非姑勿論，其堅卓誠信苦心孤詣受民恤才之偉大胸懷，則豈乎尙矣。

十四 何貽琨曰：會公於義理詞章旁據三者，既有相當之造詣，於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表現，求之古今中外，均難其選。故會公不僅為清代中興之人物，抑且為世界史士有聲有色之人物。

會公之所以偉大，不在事功之煊赫，名位之崇高，唯在滿德修業迄無已時，困知勉行，始終不懈。唯其進德修業，故其誠足以感人，其明足以治事；唯其能困知勉行，故困難不足以沮其心，挫折適足以長其志。會公嘗謂：一担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蓋經驗之良言也。會公以一在籍侍郎，

辦團練於長沙，初雖淺經敗衄，備嘗艱辛，卒能戡平大亂，我獨危局，倘非有獨到之處，曷克臻此？

此。雖其對不才則事之守，豈不謂其精神會其文章之精，而會其力則其誠，式朝頌曰，以見一



十五 禮一由曰：國藩之學，以義理爲根底，而不爲空言靜獨者所泥。以身體力行爲歸，頗與歐李學派相近；以格物學禮爲務，頗與顧亭林之遺儒相近。禮者典章制度，名物訓詁，無所不賅，卽經世之學也。國藩之所注在此，既已超於其師友，此其道德勛名之所以被天下，不得以純理學家目之也。

十六 李肖聖曰：嘗攷古今鉅人，所以能立身濟物，傳聲無既者，特視其志與學耳。公自幼受膏，慨然有志於經國宰物之大；及官東師，有倭良峯吳竹如唐錦海諸先生與之遊；取友鄉邦，有賀耦庚羅羅山左季高劉孟容諸君子爲之輔。此人皆以絕特之資，究洛閩之緒，相與修性立教，激厲徒衆，以遏天下之狂流。公乃奮繼而窮思，博綜而廣術，樹德則追周孔，自苦隱師禹墨，持法竊用中韓，齊處功名之際，乃困黃老。故公之學，其大者出於禮經；而百家偏勝之術，亦時取之以集事。其於宋儒篤崇伊川紫陽，而於象山姚江之說，曾不曲徇世議，輕事非訛。其道大而能容，濶而不迂，此公所由絕定當時之難，赫然爲近代美談之宗，而士與爲陸范馮諸人此烈也。

十七 稱羨君山曰：湘軍非勤王主義，亦非當同性之侵略，意在維持名教。

五六

...

...

...

...

...

...

...

...

...

...

...

...

...

...



附錄 (三)

節錄著者所撰論向上力與新生活精神總動員工作競賽之關係

一文 (見廿九年四月政工通訊)

「哀莫大於心死。」古人已染置嘔，野術現局，尤有加強向上力之必要，蓋向上力爲一切事業之源泉，苟不能儘量發揮與運用，則對任何事體，只有以言當行，終於無濟。

新生活之倡行，即在恢復我民族固有之道德，而將八德四維之精神，融激於衣食住行一切日常實際生活之中，而爲人；必須遵守之規律，我民族之傳統精神，與夫古聖先哲之所以篤敬立說，莫不以躬行二字爲主，舉凡洒掃應對與夫一舉一動之微，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導，節其性而不使縱，是以有習於禮義廉恥者甚鮮，如能將此種精神完全恢復，則民族之復興，國家之建設，必於是焉樹之基礎，其始也繫於個人生活之微，其極也關係國家民族之大，若再益之以實事求是日新又新之精神，

則個人之生活，國家之生存，民族之生命，必能發揚光大，日進無疆是以新生活運動，即謂爲復興民族運動亦無不可。

精神總動員之實施，在集結全國國民之精神於簡單共同之目標，使全國國民對自身皆確立同一之救國道德，對國家，皆堅定同一之建國信仰，而奮鬥犧牲，以完成繼往開來之任務，而其主要關鍵，厥在精神之改造，必也改正醉生夢死之生活，養成奮發蓬勃之朝氣，革除苟且偷生之習慣，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圖，糾正紛歧錯雜之思想，始能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地步，而置國家於磐石之安。

工作競賽實爲精神動員之發現，其目的在使各個部門均能發揮其最大效能，是以不論本身之實質如何，程度如何，以及客觀之條件如何，均應盡其鞠躬盡瘁之能事，優者固應自強不息益求精進，劣者尤應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以與優者爭相輝映，是以工作競賽即爲整個中華民族之向上運動，以昨死今生之決心，以達其維新之目的。



新生活運動精神總動員，以及工作競賽，均有其連貫性與傳統之精神，其精神爲何？即加強向上力自強獨立而已。於此，必須認識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不能以個人之生存。久暫繫其心，榮辱得失搖其志，必須把握生命之價值，對世界人類負起承先啓後之大任，以解放芸芸眾生之桎梏爲唯一職責，則一切困難，必能克服。故生命勝利之歌有云：

讓萬縷鬆曲的電光射向我的頭顱；

讓殷雷震天萬籟怪我，

讓暴風掃地倒旋坤軸；

讓狂瀾噴海，駭浪騰天、優亂斗星，

讓惡魔攫我凌空，擲向海底；

隨幽冥的命運沉淪漂泊；

任憑他橫逆頻加，我畢竟永生不滅。

必有此等自強不息之精神，始能負起「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使命，必先加強向上力，而後始能「克己復禮」「見義勇爲」「砥礪廉隅」「行己有恥」；始能改擅精神，嚴守公約，始能夜以繼日努力於本身之職責，而加強向上力之方法，厥不外繪心工夫也。

好好色，惡惡臭，乃人之天性，知是非，明利害，亦爲人之本能，只因無向上之決心，以致斷送自己前途，貽害國家社會，決心爲何？卽爲內在自覺超普避惡之向上力，蓋人之思想無時不在活動，倘不事先專入正軌，則必爲物質欲所把持操縱，緣肉體之任何一方，均爲物質欲潛伏之處所，一遇聲花貨利之誘惑，鮮有不墮其術中而受其支配者。人欲既有向上與否之分，如何令其支配思想使其走上正軌之向上途徑？乃爲天良判明後之決心問題，如能以天良發動向上欲，使其爲向上而思而想，乃爲最妥善之上策，否則於人欲發動後，迅速判別其是非，是日則完成其設計，加緊其活動，以期提前見之於事實；非者則竭力抑制克服，以懸崖勒馬之精神，移轉視線，改入正當之途徑，所謂「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者在此，「不爲聖賢，則爲禽獸」之關鍵亦在此。人既生而有欲；由欲望發動思想，是以



欲使如爲向上者，則思想爲其向上而思而想，是爲正途，可以日新，可以爲人，可以爲主，可以爲賢，可以爲聖；欲望如爲墮落者，則必行尸走肉，爲鬼爲奴，爲禽爲獸，唯人各有天良，其明知日無歸，不照，其智如神，無獨不知，無先物而主動，不後物而被動，無論任何欲念之一動，必須先儘正其正當與否，以爲行止之權衡，孟子所謂求放心，王陽明所謂致良知，畢格爾（H. B. S.）所謂「欲爲意志及道德感之代表」，均不外指示人類，在天良之監視下儘量發揮其正當欲識耳。故上焉者，由天良直接發動正當欲識，由欲識發動思想，再由思想見之行動；次焉者，於欲識發動後，由天良擇其善者固執篤行；下焉者，不但欲望已發動思想，或已入於邪途，但此時若被大良發現，澈底覺悟，亦可立下決心——卽大勇——改邪歸正，此一轉移間，力過萬鈞，誠爲毫厘千里，人鬼關頭，亦云危矣！而世人竟以此類爲最多。故第一類人之向上，由於主動與自然；第二類人之向上，由於擇善而固執；第三類人之向上，由於覺悟與決心，第一類爲行其所無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第二類則慎思明辨，聖賢身守。第三類則非因心術虛誠適自新不可，故需要內在之自覺與決心，（人鬼關頭關附後）但無論

新生活精神總動員工作競爭之任何一種得以貫徹實行，均非其有最高之向上力不能達成目的，蓋必先能治其心，而後始能開物成務福國利民也。而治心之要，仍須注意下列三種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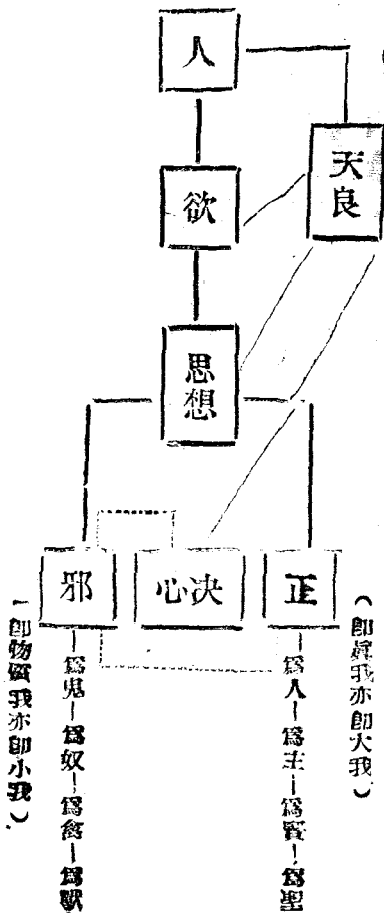
一、求放心——世人之所以墮落者，皆因放其心而不知求也，以致利慾薰心，沉淪酒色，陷於物欲之中，雖具圓顛方趾，亦不過酒囊飯袋而已。求放心之法，不外從知行二字入手，在知之方面，須致良知，以求理通，在行之方面，須事事經內心之判斷，不盲從，不妄動，且標既定，生死以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取以求志之通也，志通理得，妄念不生，我心天心，相合爲一，乃可以參天地之化育矣。

二、知幾——易曰：「知幾其神乎？」所謂知己者，卽察微以知著，見顯以知隱，先哲之能見機而行，均所以實現其精神上之自由與安慰，卽由誠而明之工夫也。

三、盡性——真我卽理性之我，西儒所言自我實現或精進主義，卽爲吾儒盡性之意，蓋所謂自我實現者，卽爲理性之我充分發展之，是卽將天之所特賦於人者，盡力以實現之，完成之，夫宇宙之表



# 人 鬼 關 頭 圖



現於外者爲自然律，其表現於內者爲道德律。吾人苟能外應宇宙生生不息之機，內順仁義道德之禮，是能知天之所命，達靈性之功，亦即真我意志之完成。

心治矣，向上之活力，自可日趨蓬勃，匪但新生活精神總動員工作競賽不難貫徹其目的，即復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大同亦可翹起而待矣。(下略)